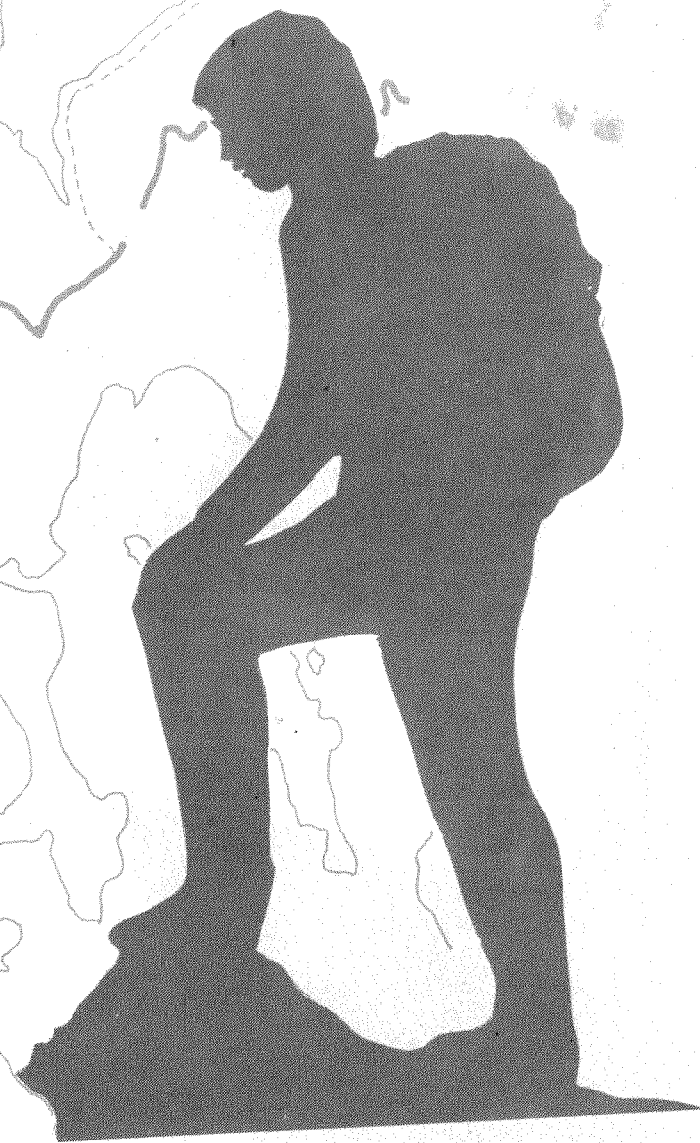


雲風徑浩理麥 (下)

松音



對於這人數上的巨大「損失」，隊方是很不情願的，既然參加了，總希望他能發揮大無畏的精神，堅持下去，取得最後的勝利，最低限度，也希望他有個較好的成績。隊友們何嘗不想多幾個陪著走呢？但是：對於一個徹夜未眠，一口氣走了七八個鐘頭，行程超過二十哩，腳下已經越過幾座大山的人，事情可沒那麼簡單，所以，儘管隊方拿起擴音器一再鼓勵打氣，這一眾坐在路旁的失去鬥志者，還是我行我素只顧搖腿伸腰，望天假寐，或是三兩成羣，用沉重的口吻述說著昨夜這一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惡夢。那月影下蒼涼的羣山，那銀龍般的電筒光串，那朔風勁吹之下的匆忙腳步，都將隨著黎明的到來而成為過去了。前頭還有三分之二的路程吧！還有諸如大帽山之類高插雲表的大山吧！那是別人的事情，與自己無關，消耗了體力的人感到夜寒特別濃，只盼着天亮。

隊方企圖下檢查站的燈仍舊放射着光芒，幾個工作人員不知在商量着甚麼，領隊在四時二十五分離開，衝勁小組大概還要早一個鐘頭。有幾個人闖進了黃竹洋村，只聽得狗聲吠得天响，但是村子從遠處是一點也看不出來的。摸索登馬鞍均進口這一個問題上，許多不識路的人也碰上很大困難，環境極之昏暗，月兒已經沉到山後去了，西貢墟的燈光，遠不足以照亮尋路者的腳跟，所以有些人朝着北港的方向走了好遠，才恍然回頭，跟在別人背後辛辛苦苦的對着那座巍然挺立半天、黑沉沉像一尊巨神的馬鞍山走去。

麥理浩徑在這裏也顯出了它的作用，陡峭

的山坡，都用預製水泥板為階，一級級引向那二千呎高的山頂，然而一點也減不了力虧的人氣喘之苦，其實又有誰完全沒有辛苦的感覺呢？即使實力強大的衝勁小組，難道他們擁有的都是人工鑄成的鋼腿？因此儘管這行人以超乎其他人三分之一的速度越過該山，但從熾熱的肺葉中噴射出來的氣流，又和別人有甚麼程度上的不同？

馬鞍幻的風勢是清勁的，它一方面清除登山人的汗熱，一方面卻叫他們瑟縮不堪，大家都躲到避風的一面。當時大概是五點三十分，日出雖然還差一個鐘頭，然而東方已露着點魚肚色，人們說黎明前的天空特別黑暗，其實也不盡然，因為正當人木然的在數着天上的星星，忽然驚覺山野的面目已從昏暗中呈現出來，到昂平真正天亮，東海雲霧很濃，日頭將現未現，隊伍在聯達學校小休，時為六點二十分。如今的隊伍，其實已約束不了嚴整的隊型，前後拉得很長，不願意停留的也可隨意行進，如果勉強要計算時間，那麼領隊到達水牛坳是七時，踏着所謂「萬里長城」的古代官道，左方濠涌谷勢豁然開展，晨光下的白沙灣，美得像詩，反正沒有爭勝之心的人索性放慢腳步，以珍貴飽覽得見的自然美景。

駐紮基維爾營的工作人員早就在恭候他們了，一位帶着家人在那裏露營以支持長走朋友的旅行隊負責人，戴着攝氏十三度的晨早寒風和經過的人打招呼，就是素昧平生的也不客氣的求贈一杯熱湯，牆邊隊方也有人將咖啡、紅茶燒起來，這一班人吃的苦不見得比麥理浩徑上走路的人少。昨天幹了一天準備工作，夜晚

照樣熬到天光，你不看見有人熬紅了眼睛，身上則抵受着捱夜的人怕寒的感覺。現在報到的人再也沒有北潭坳排成長龍的場面了，也看不到企鵝下站着的三五成羣，而是久久的一個兩個，因此特別可貴而得到衷心熱誠的招待。

其實迎接他們的何止隊方的人，這裏有許多朋友，認識的和不認識的，有的幾個鐘頭之前剛剛辦完家中的喜事，不嫌疲勞跑到這兒來了，為的是給健兒們盡一點綿力。南華早報男女兩位記者到得稍遲，截不上最早的幾批，但最低限度，可以訪問女健行者楊文娟和最年長的行友洗伯。以及對着從山徑而來的健兒影了許多相，然後大家陸續離開這地方，踏上他們漫長的征途。

晨光熹微，飛鶴山道風勢雖然還很清涼，但它到底喚醒了未睡的人迎接新一天的希望，整個九龍地區，被一層輕煙籠罩着，顯得氤氳氳，似乎睡意未去，然而從那遙遠傳來的市聲，告訴我們這個城市也在晨光的撫摸之下醒過來了！

附近有幾批早起的晨運者，為昂視闊步的過客們舉手致意，這件麥理浩徑通走的事，經過連日來報紙、電台的宣傳，已經進入人心，特別成為和山打交道的人興趣濃郁的新聞了。割草狗狗聲強烈，那片農場，正好堵住路徑的出口，狗的數目，竟有十頭八頭之多，不免成為落單者嚴重的精神威脅。

八時五十分來到沙田坳，人們疲態已呈，不能不多停留些時間，有的人跑到下邊去飲茶買物，說不定，那些抵不住磨折的就此溜回家而脫離艱苦的歷程，不願臨陣退縮的，那麼就

必須先嚐嚐雞胸山的峭坡，它雖然不很長，但對於靜而復動的人又是多麼吃力呀！

獅子山附近有個青年手攔十來包果汁，毫不見外的派給素不相識的健兒，無異將人情溫暖注進疲憊莫與的人的心，果然，從獅子山到烟墩山，人們有了比較順暢的步伐，不過到了那裏，領隊一叫停，大家便躺在地上，這是雷達站之下寬平潔淨的軍路，卻沒有車，成為從昨夜啓程之後最舒適的一個休息地點。有的人找得一片樹蔭，因為時已過十點鐘，陽光有相當勁度了。仰視浮雲，怡然自得，誰理它前途迢迢呢？一瞇上眼睛，卻又有沉入夢鄉的危險。

衝勁小組早就越過設置在大埔道石梨貝水塘路口的第四個檢查站，和衆多遊人混在塘邊小徑向前飛奔，然後直落針山，指向第五個檢查站鉛鑽崗。不過他們至此也出了高下，最前頭有四五個人，都是一式的短打裝扮，幾對布跑鞋刷得沙石亂滾，上山和下山看來速度不相上下，後面幾個各佔一個位置，相距大約在一小時至半小時之間，但最不濟事的也比大隊伍快出許多，因為此刻烟墩山路旁的人正在爬離樹蔭呢！

大埔道上車如流水，不知有沒有留意到這旁多了一個紅色的半月形標誌，簡阻指向麥理浩徑牌子底下的一片小小的測字攤。不！它便是我剛提到的大埔道檢查站，幾個青年人，在明亮的陽光照射之下，不時用搜索的眼光注視潮湧而來的遊人，希望發現夾雜在其中的麥徑風雲人物。最早一批在八時餘已經過去了，然後是零星者到來，旁邊不遠，一羣人在戲弄小猴

。今天，不知是不是由於日麗風和，還是麥徑上的風雲激發了猴國的反應，到來朝相的猴子特別多，有上十頭，胆子大的老猴有兩三頭，伸手從遊人手中抓去菓子，稍爲胆小的在高枝把風，斬眉弄眼，竟機會一躍而下搶奪獵物，另外兩三隻小得可愛的遠離人羣，在枝樑間吱吱的跳來跳去，一付躍躍欲試的樣子，惹得人們樂不自禁，這開心的場面，和就在附近的劇烈競爭又有多大的不同啊！

不久，兩位記者也來了，他們就在「自然教育徑」的入口處截得以領隊爲首的一批人馬二十多名，包括第一個出現的女將梁鳳凰，詳細詢問沿途的情形，這裏有旅行界人士梁欽誠到來採訪，在城門水塘，則見到麥振威，不知不覺，競步的人兒便得克服尖銳的針山了。它的陡度，果然將其中一人門垮，抽筋得非常厲害，怎麼的抽擦手敲，也無濟於事，事情真個巧合，就在旁停了兩輛軍車，一隊英軍正在作某些項目的演習，他們以熱情的態度歡迎經過的健兒，隊方也就因利乘便，將那個行動不便的隊友，叫軍人們用車送往鉛鑽崗植林區，交給駐紮在那兒的另個檢查站。

到達該站的隊友雖然零零落落，加起來卻還有四十四人。時間大約在二至三時之間，這時候候缺水缺糧的情形相當嚴重，隊方不是有漢堡飽和紙包奶供應麼？漢堡飽營養雖然不錯，紙包奶也是有價值的飲品，但是在熱渴中長途掙扎的人，似乎食不下咽，大凡乾燥和糊口的食品都是不很適宜的。從針山開始到盤越大的嶺山這一段，走的是干枯的山脊路。日間的氣溫和夜晚截然不同，相差十多度。太陽猛烈的

曬下來，熱得揮腿邁步的人直喘氣，體力也就加速的消耗掉了。不要忘記，這班人是從昨晚九點多鐘啓程的，已經走了十五六個鐘頭，沒有睡眠，頂多是短暫的歇息，沒有像樣的飯餐，多數是靠袋中帶着的麵包餅食，晚間受到低溫大風的磨折，這時又得換過另一付本領，應付高山上的苦熱，體魄差的已有點兒不像樣，然而久經鍛鍊的高手們又怎樣呢？

中午十二時，會方負責人二名，陪着南華早報的兩位記者，直來到大帽山道的頂端，有橫出車路的位置，準備出奇不意檢查衝勁小組的正確腳程，他們從大埔道的時間加上這批人的平均速度推想，估計不久之後，人就會從山的那端跑下來，但儘管等的人信心很強，到底山行艱苦，環境變化多端，誰知道這麼長的一段路，能保證不出地理上或身體上的意外事件嗎？只要小小一個差池，便會阻慢行程，因此等着的人禁不住心焦。

舉目向天，天上一片淨碧，有幾絲白雲，十足秋高氣爽的樣子，雖然季節上已經是冬天了，滿山枯草，黃得開朗，襯着路上一些悠閒的賞山者，呈現出一幅典型的行山樂圖畫。忽然有隊人馬從山頂下來，可惜不是要等的。

有位記者先生急於趕下一台，已有離去之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山上人影向下一沖，歡聲起處，果然是要等的人，這一批有四個，便是楊振德、李從發、羅永恒、李炳龍。時間爲中午十二時三十分，於是照例展開訪問工作，會方則詳詢其行程過程，這雖然是責任上的截查，但大家的心情早就融成一片，共同爲優異的成績歡笑。四個人所費的時間是十五小時，

餘程不多了，打破二十二個多鐘頭的紀錄，已在囊中。

其他的人都沒那末寫意，就在訪問的同一時間，有的人還脫不了石梨貝水塘的範圍，有的人在努力邁向城門水塘的大埔道熱鬧，上節提到英軍在針山代運傷兵的一幕還沒演完，這幾條瘋狂的飛毛腿已通過第六個檢查站，風捲殘雲似的跑在蓮花山的長脊上了。當然，衝勁組的另一些人，也不甘落伍的在哨那硬骨頭大嶺山。

爲了贊助此行，郊野公園委員會非官守委員梁超文(MBE)夫婦曾在荃錦路上的檢查站停留了半小時，同一職責的李君聰則親力親爲，已經替這件工作折騰了大半天。

對於衝勁組來說，最後一個檢查站既過，便將進入那迷茫的大帽山區，以及推過那條走不完的水道，撲向那屯門的終點，以驕人的成績走畢全程。他們的餘力尚多，所以當會方人員站在引水道一端恭候大駕光臨的當兒，是看到英雄們一個個奔跑而來的，一點也不拖拉，都不氣餒，楊振德到達是午後三時四十八分，全行程十八小時二十八分，打破英軍紀錄幾達四小時。羅永恒、李炳龍、李從發各爲十八小時五十九分，其他破紀錄者，在上期的「野外」已有所發表，這裏不必細述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兩位走畢全程的女將。楊文娟是二十六小時四十九分，她開始一段特別晨光初啓時曾經意志動搖，吃過眼倦身疲的苦果，然終能以驚人的毅力克服種種困難，擊敗其他五十餘名同一性別的參加者得覓全功，她的戰友梁鳳凰差不多同一時間到來，這兩

個聞名旅行界的長走健將，速度上較諸男健兒是不遑多讓的，這就在麥理浩徑首次的公開競逐中，再一次顯示她們的英雌本色。

我還得補述一下其他征人們的過程。大體上，天向明亮時經過荃錦路站的，情形較佳，天黑之後才經過的，待遇比較不妙，並非說他們不善夜行，而是因爲這一班人餘力稍有不逮，或因腿傷，或地城不熟，在迷徑似的大帽區之中，到處黑暗深沉，樹密路渺，步伐根本不敢任意施展，又因隊中能力參差有別，使隊形難以約束得好，所以亂闖而致冤走的也有好幾宗，幸好行者雖然製造了不少虛驚，到底都平安無事，最後會方派出專車，沿途指點，俾堅持到底的得以安抵終站。

綜觀全綫，北潭涌五百餘人啓程，到達終點的三十五人，包括十一位破紀錄者，成績雖不及全體的十分之一，但這是一項超體力的開友，是最嚴酷的意志考驗，一百公里，跨越多少高山，穿過多少險惡複雜的地域呀！由夜至晝，由晝達夜，這三十多位「超人」，用自己的雙腳揭起了麥理浩徑的風雲，擴展了體能的限度。

(續完)



野外雜誌 訂閱單

茲付上港幣/現金/支票/二角/五角面額郵票
總值三十六元訂閱野外雜誌由第 期至 期

姓名：

通訊處：

* 將不適用者刪去

電話：

訂閱者簽名：

若對野外任何方面不滿，可隨時終止訂閱。所有訂費無條件退還。
長期讀者可以定價之七折購買本刊出版叢書，參加本刊舉辦活動可獲特別優待。